

# 參政消息

内部刊物 • 注意保存

• 第0110期 •

1957年6月19日 • 星期三

新华通讯社編印

## 美第七艦隊在南中国海作發射導彈演習

【合众社南中国海美国军舰“海伦那号”船上17日电】美国最大的一支海军作战部队今天把它的威力极大的导弹的罩布脱了下来，引人注目地显示了厉害的“雷古鲁斯”式导弹。

一小批新闻记者们在舰上观看用喷气式引擎发动的这种短尾翼导弹从美国第七舰队这艘旗舰上轰出去，穿入早晨的天空飞向二百七十英里以外的一座小岛。

三十五分钟以后，“雷古鲁斯”式导弹到达了地平线那面很远的目标，着地爆炸了；这时从“列克星谷号”航空母舰上飞出的跟踪导弹的“愤怒式”喷气飞机就掉头飞走了。

今天的表演是第七舰队导弹作战能力的第一次公开表演。但是，这种武器成为这个舰队的武器的一部分已经将近有两年了。

“雷古鲁斯”式导弹可以从巡洋舰上发射，也可以从航空母舰上发射，甚至还可以从潜艇上发射。

第七舰队的武器还包括用于其他目的的其他导弹。第七舰队现在已经正式证实它拥有攻击飞机的“响尾蛇”式导弹和从空中发射去攻击潜艇的“海燕”式导弹。

第七舰队司令比克利海军中将在一次对记者谈话中总结了导弹时代对现代海战的影响。他说：有了“雷古鲁斯”式导弹以后，海面船只和潜艇“所能攻击的距离远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打仗的时候，敌人一定会不断向你开炮。这些导弹使得我们有可能开辟一条道路杀进去。在敌人的防御圈被我们削弱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我们舰队就可以摆开阵势进行清算了。”

虽然“雷古鲁斯”式导弹已经证明作战效力很好，但是它完全不能算是导弹中的王牌。现在已经发明了像“雷古鲁斯—2”式这样更快更准确的导弹，预期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配备到第七舰队。

比克利解释说：“雷古鲁斯式是我们最初一批导弹中的一个。它使我们在导弹方面可以得到很有益的经验。”

关于雷古鲁斯式导弹实际使用的详细材料大部分都仍旧严守秘密。但是，人们获悉这种导弹的航速刚刚比音速慢一点点，射程大约有五百英里。它可以由发射导弹的舰只指挥，也可以由一架有人驾驶的飞机随它一起飞行来指挥。

比克利还谈到第七舰队希望不久就能得到的新型防空导弹，这种导弹将会大大加强他们舰队击退敌人空军袭击的能力。有了这种新导弹以后，航空母舰上所需要配备的“防御”类型的飞机就可以减少，这样就能使舰队的“攻击”力量加强。

比克利说：一旦同共产党中国发生战争的话，对我们“最大的威胁”将是驻在中国大陆上据估计有三千架飞机的空军。敌人的潜艇将是第二大威胁。

这位三星海军将军说：虽然导弹大大增加了第七舰队的攻击力量，但是第七舰队的快速航空母舰“仍然是主要的攻击力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情况仍将如此。

## 胡适的“自由中国”周刊要求改变蒋帮政治結構

### 主張俞鴻鈞下台由蔣廷黻充當行政院長

【合众社台北17日电】国民党中国的最直言不讳的刊物今天要求内阁辞职，并说，应该由中国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当行政院长。

“自由中国”杂志主张国民党中国的政治结构作全盘调整，要求蒋介石自己的国民党“降到普通政党的地位”。

这家周刊说，由于反美暴乱，行政院长俞鸿钧的十七人内阁“已经失去威信，既不受人民的信任，也不受外界的信任。”杂志说，“最近的事件严重地损害了并且大大伤害了现内阁，使它不能有效地进行工作……像这样陷于半瘫痪状态只能对我们有害。因此我们必须认为，改组内阁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今天最宜于当我们行政院长的人是蒋廷黻。这是这里的许多人以及反对共产党、忠于我们政府的华侨的所共有的想法。”

“自由中国”是一家独立的中文杂志，支持他的是国民党中国的战时驻美大使、学者胡适。

这家杂志说，行政院长俞鸿钧“真可怜。他有责无权。因此迫切需要改革。这种改革要求组织民主世界信任的政府。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是民主的。”

但是这家杂志说，“为了要完成这个改革，还必须解决另外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使国民党降到普通政党的地位，使党政明确地划分开来。政治结构必须使行政院长真正负责，使他能履行他的责任，而没有人幕后替他拉线……责和权是不能分开的。”

这篇很长的社论说“改组政府并不意味着仅仅调换人员。最重要的

是从根本上改变政治理想，然后改变运用政治的方法。”

社论说，今后任何行政院长“必须是事实上的行政首脑。如果他不能这样做，任何行政院长将只是俞院长第二。”

## 香港“自由陣綫”周刊

### 認為蔣經國是和談的真正對象

【本刊讯】香港出版的“自由阵线”周刊5月27日刊登了于平凡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和谈、和谣、蒋经国”。在这篇文章里，作者认为蒋经国是和谈的“真正对象”。现在把这篇文章摘要刊载如下：（编者按：“自由阵线”是所谓“第三势力”的刊物之一。由逃往香港的反动文人和政客在1949年底创办，受美国新闻处和其它美国组织的津贴。）

下面我们要根据事实来论证这一个假定——蒋经国为中共“和谈”真正对象——能否成立。初步观察与分析显然有利这一假定。支持这一假定的基本前提是蒋经国既有力量（至少有此可能）控制台湾，而且也有意愿与中共言和的可能。

关于第一点，既实力问题，可能不如蒋氏父子的设想，特别是小蒋本人估计得那么高，可是他所控制的范围正日益扩大，是极为明显的事实。观乎他这几年来动向，他显然是意图在老蒋“驾崩”前完成他对台湾的全面控制。至于他现在距他的目标尚有多远，无人能做明确的估计，不过熟知台湾政局内情的人都能同意，蒋经国距他的目标已经不远了。

关于第二点，是由其他几个条件规定的。第一，反美；第二，崇尚极权，不反对共产主义；第三，和中共无势不两立的冤仇；第四，有野心而好冲动。蒋经国显然是具备这几项条件的人物。

这几年来，蒋经国的权力扩张运动是台湾政权内部最突出的事实。首先，蒋经国控制了特务机构，把戴笠死后留下的四分五裂的军统局加以整顿，并完全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下，跟着是控制党和军队，先是通过政工人员以监视部队长官，最后，则制造出戏剧性的孙立人事件，结束了孙立人的军事生命！铲除了他控制陆军的最显著最重大的障碍。控制军队的工作在基本上完成后，小蒋的目光便集中在青年身上。“青年救国团”便是他的杰作。随后，他就控制言论了。“自由中国”半月刊所以在本年初惨遭“围剿”，险些挨打，不过是蒋经国的权力巨掌稍稍摆动后必有的结果。最近，连台湾的地方选举，也落在他所管的范围中了。

蒋经国这几年来在台湾的所作所为，几乎全部是从共产党那里抄袭而来。蒋介石模仿希特勒，他则师事斯大林。同时，我们总该记得，蒋经国曾经做过多年的共产党员，并在苏联同居多年。

在对中共“和谈”上，蒋经国比国民党内其他任何党、政、军首要皆多一项有利条件，那就是他和中共从无深仇大恨。而且蒋经国对中共目前在大陆的所作所为大部分是不反对的，不只是不反对，而且还衷心佩服，这可以从他极力效法共产党的手法上看起来。心理学有个通则告诉我们，没有人会模仿他所瞧不起的人。模仿敌人本身就意味对敌人的重视与佩服。除开蒋经国而外，目前在台湾稍有实力的人，多与中共有血海深仇，讲起和来总没有他那么方便。因为心理上的障碍极大。

足以促成蒋经国动心的另一个因素，可能不为一般人所注意。其实，它的重要性未必在其他三项条件之下。富有野心而好冲动的人，经常有一种“一鸣惊人”的冲动。处于蒋经国今日这样地位的人，更容易为这种冲动所控制。据许多认识蒋经国的人评论，其人并无什么过人才能，甚至比他的父亲还差得远。可是，他的野心却大过蒋介石。作为一个“大人物的无能后裔，每具有一种毁灭性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可以令人坠落。也可以推动人去冒险。因无能而构成的自卑感愈深，要求表现的冲动也愈烈，蒋经国显然是有这样自卑感的人，而且相当强烈。当年金元券时代他在上海搞物价管制，便是最好的证明。那根本是办不通的事。一个人常常要去做办不通的事，而且做起来很认真，不是等于一种变态心理是等于什么呢？不管“和谈”的结果如何，但“和谈”本身以及因“和谣”而引起美国官方的焦急与世界对他的注视，对蒋经国就是一个莫大的满足。

## 美參議員富布賴特說承認我國不可避免

### 主張從談判着手來處理這個問題

【美联社华盛顿16日电】民主党人参议员富布赖特今天说，“赤色中国的毛泽东很可能变成第二个铁托”。他重新主张谈判承认毛泽东政府的问题。

富布赖特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内的第二号民主党人物。他在一次电视访问节目中，说，赤色中国和俄国在某些问题上的自然利益是有抵触的。他问道：“为什么它们不能各走各的路？”记者问他，毛泽东是否可能采取像南斯拉夫的铁托总统所采取的那种脱离克里姆林宫而独立的立场。富布赖特在回答时说了上面那番话。

他重申了他的看法，就是美国是“不可避免”要承认赤色中国的。他认为，“唯一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做的问题”。

记者问富布赖特，他将怎样处理这个问题，他回答说，他将从谈判着手，目的在于以承认中国来换取共产党的让步。他说他将设法获得的一个让步是共产党保证中国国民党岛屿堡垒台湾的独立。他还说，在同毛泽东进行谈判的时候还可以谈到美国和共产党中国恢复贸易的问题，包括开辟航空线在内。

有一个提问题的记者说，富布赖特说这样的话在6个月以前会被认为是“政治上的自杀”，富布赖特说，他认为，现在有许多美国人已经认识到，承认共产党中国并不意味着赞成他们的政权。他说：“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在明天早上就承认共产党中国。”

## 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論放出后,台灣、香港等地美蔣报刊 發出了一片欢呼和支持声,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报刊也加入了这个合 唱。看看这方面的評論,对我们提高認識,明辨是非,是有好处的。

——編 者

### 葛佩琦的言論正合蔣帮心意

大邁通訊社詳細报道了他的發言

【大道通訊社台北5日電】據5月1日“人民日報”登載：偽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物理化學教研室講師葛佩琦說：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群眾要推翻你們，殺共產黨人，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這是一項引起反共怒潮的最激烈言論，這番話，代表了五億人民的呼聲。（編者按：大道通訊社是蔣幫內政部調查局的特務通訊社。）

葛佩琦首先指出了今天黨群關係，與“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他認為人民牛馬不如。他說：物資供應緊張，是“統購統銷”搞糟的，“肅反”運動，也是中共的錯誤。又說：豬肉緊張，老百姓吃不上，中共卻硬說生活水平提高，但生活水平提高，是那些人呢？是過去穿破鞋，現在坐小臥車、穿呢子制服的黨員幹部。

葛佩琦繼以毫無隱諱的態度指出：今天老百姓，對共產黨是敬鬼神而遠之。他舉出歷史上的例子說，統治者不顧人民，就要反對他們。他並警告中共說：老百姓對共產黨的意见太多了，共產黨若不自覺，是很危險的。

他談到黨群關係時說：中共黨員，完全是特務。黨員只是起了監視群眾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但這不能怪黨員，因為黨組織叫他們作情報，所以責任在黨組織，因這是組織給他的任務。

他最後說：“共產黨對我三心二意，我對你也三心二意。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不是非黨國的中國”。他指向中共說：你們認為“朕即國家”，是不容許的。你們不應當因為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別人，不能只有黨員是可靠的，而別人都是可疑的。搞得可以，搞得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又說：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因為，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

### 對右派的反黨反社会主义言論表示欢呼

香港親美報紙發表文章“遙向儲安平致意”

【本刊訊】美國新聞處支持的親美力量“第三勢力”办的香港“真報”9日和10日連載一篇題為“遙向儲安平致意”的文章。作者叫“斯人”，真名叫薛慧之，曾任國民黨軍、政職務。抗日戰爭時做過漢奸，現在是美國支持下的“第三勢力”人物，拿美國新聞處的津貼，去年10月曾參與九龍事件的策劃。這篇文章的全文如下：

他對毛周質詢，有“輕捋虎須”的勇氣。

多謝青鳥使者，還能把大陸的消息轉輾傳到：最近在一陣“整風”中，不少熟人都公開吐苦水，原來他們心頭積郁已久，過去由於中共的緊緊箝制，一向沉默着不敢說話。此刻却因匈牙利事件而引起毛澤東的警覺，要處理“領導人與人民之間的矛盾”，而不得不勉強放寬了尺度，讓一般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份子，都發表了一些批評和意見。這些批評與意見，雖沒有像在海外流亡的我們無所顧忌，暢所欲言，但也已够瞧的了，其中，以儲安平所說的話最辛辣，較大膽，在本港各報我們也可以看得到，但左報本身却諱莫如深，沒有把原文刊出，不知何故？

儲安平，人所共知的“觀察”主筆。“觀察”這一刊物，在大陸易手以前，以政論與內幕新聞聞世，一時風行全國，對全國人心士氣影響甚深，至今國民黨猶創痛巨深，談虎色變，例如台北“自由中國”事件，蔣總統即歸咎於民主同盟與此類刊物。殊不知儲安平這人，本來是中央日報副刊主筆，旋因家庭事故，（這與當時中央日報社長程滄波有關，不贅）一怒而去英國，他漸受費邊社諸人的熏陶，歸國後，原來寫的政論，還是很溫和的要求走上自由民主之路。但國民黨偏不睬，把黨權緊緊抓住不放，且妄欲以槍杆干涉筆杆。於是“觀察”乘時崛起，網羅了全國名流學者為之執筆，面對現實，不與妥協；繼而戰局激變，它的軍事報導由國防部一參謀撰作，極為詳盡準確，尤為各方愛讀，就這樣它的銷數打破了十六萬份的發行紀錄。此時國民黨仍施以壓力，實行封門抓人，儲安平不得已悄然走石家莊，迫上梁山，去向共產黨靠攏，大陸變色後，他在北平續“新觀察”，則已面目全非，而他本人也長時期的無聲無臭，近年才出任“民盟”的機關報“光明日報”總編輯，而這回冒死質問毛澤東周恩來，抨擊中共“清一色黨天下”思想，確乎有那付“輕捋虎須”的傻勁勇氣，在此，我謹遙向儲君致意：你的敢言是對的“鐵肩担道義，辣手著文章”，才是發揮了中國智識份子應有的正義感，海外千萬的流亡人士都愿支持你！

“一切宗派主義是黨天下的產物”，儲安平這些句，頗能代表困處大

陸的智識分子內心對中共不滿到極點，並且已一致燃燒着反抗情緒。他說：“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份了一點？”

“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當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好工作，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麼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對於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的領導沒有關係？”

這些話，把中共今日“內部矛盾”的根源，直截地說穿了，那就是：過去國民黨獨裁，今日共產黨更專制得厲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非共產黨人士休想獲得一些自由。像儲安平這般人，本來是很敏感的自由分子，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因充滿了不滿現狀，及圖改革的想法，在共產黨統治的今天，他們更由希望而失望，因為共黨一黨專政，其手法比國民黨更狠得多，毛澤東周恩來等，常愛把這些“矛盾”，歸咎於下部的“偏差”，其實關鍵就在乎上層，上行下效，所以全國皆然。於是儲安平老實不客氣談到“國務院”的副總理共十二個，個個都是共產黨，一個都沒有非黨他黨人士，這樣“民主”云乎哉！“聯合政府”放他的屁？

儲安平這些不失為快人快語，他竟敢在“天威尺”之下，向毛澤東周恩來等這些大老虎打耳光，所謂“中央是根，問題在中央。要打就打大的，打硬的，只拍蒼蠅，不打老虎，這等於欺人自欺。”

“整風”整到老毛老周都被牽涉在內，此殆非中共始料所及，看來這個“內部矛盾”很不小哩！

挺起脊梁，放棄“分一杯羹”的奴性觀念

對於中共政權之抨擊，儲安平所說的話，似較一般人來得直截痛快，他指出黨員低能人心不服的“黨天下”現狀外，並干脆把“國務院”總理與副總理十幾尊老和尚都罵了賊禿，為什麼這些人是“清一色”呢？那當然是共產黨師心自用，什麼都是一黨包辦了的，這種矛盾根源，已非一朝一夕，其所以一直忍到今天才吐苦水，這為儲安平設身處地，也還是當年中共亂殺人命，樹威太多，所以“鸚鵡前頭不敢言”而已，直到今天，毛澤東又要“樹德”了起來，在“整風到”中讓大家發言，儲安平才冒死“輕捋虎須”一下，他指出具體的事實為證，他說：“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二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说，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人可以被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愿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

儲君最後以軟中帶硬充滿怨憤的語氣說：“只要有黨和非黨的存在，就有黨和非黨的矛盾。這種矛盾不可能完全消滅，這次黨的整風，在實際政治生活中，民主黨派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有其限度，因而這種矛盾怎樣緩和，黨群關係怎樣協調，以及黨今後怎樣尊重黨外人士的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樣以德治人，使全國無論是才智之士抑或子子小民都能各得其所，這些問題。主要還是要由黨來考慮解決。”

中共此次展開“整風”目的在緩和“人民內部的矛盾”，在這個把戲中，它指使那些所謂民主人士提出某一範圍內的批評，借以表演偽裝的民主所以在這些批評中所提出的，大都是枝節的問題而不敢觸及中共的思想和行為的核心，儲安平的話，可說是所有批評中的最大膽的。

觀察家指出：重要的是，儲安平的話充份透露了大陸知識份子內心對中共的不滿和反抗。

把儲君的話抄錄如上，同時有人對之加以注解：從此中透露了大陸知識份子內心對中共的不滿和反抗情緒，實在是一個不可忽略的起點。那說法正與我一樣，便是這因了匈牙利革命爆發，所以中共不得不來一套“處

（下轉第三版）

蔣帮中央社認為

## 儲安平的話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起點”

【中央社台北7日電】自從中共開展“整風”後，在大陸的知識分子和附庸黨派分子，在中共的指揮下表演偽裝民主的吐苦水，對中共提出一些不傷脾胃的只針對個人的所謂批評，這些批評，只係以一些無關痛癢的若干共干為對象。其中只有“光明日報”總編輯的儲安平比較大膽一些，竟敢向毛澤東和周恩來“領教”，他不滿中共實行清一色的家天下思想，並肯定指出：“一切宗派主義是黨天下的產物”。儲這些話，頗能代表困處大陸的知識分子內心對中共的不滿和反抗情緒。

儲安平說：“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份了一點？”

“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當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麼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對於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係？”

對老和尚提出意見

儲安平繼續指出具體的事實為證，他說“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二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说，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人可以被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

大家做事各得其所

儲最後以軟中帶硬充滿怨憤的語氣說：“只要有黨和非黨的存在，就有黨和非黨的矛盾。這種矛盾不可能完全消滅，這次黨的整風，在實際政治生活中，民主黨派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有其限度，因而這種矛盾怎樣緩和，黨群關係怎樣協調，以及黨今後怎樣尊重黨外人士的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樣以德治人，使全國無論是才智之士抑或子小民都能各得其所，這些問題，主要還是要由黨來考慮解決。”

中共此次展開“整風”目的在緩和“人民內部的矛盾”，在這個把戲中，它指使那些所謂民主人士提出某一範圍內的批評，借以表演偽裝的民主，所以在這些批評中所提出的，大都是枝節的問題而不敢觸及中共的思想和行為的核心，儲安平的話，可說是所有批評中的最大膽的。

借機發泄促成行動

觀察家指出：重要的是，儲安平的話充分透露了大陸知識分子內心對中共的不滿和反抗情緒，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起點。觀察家於此特別以去年十月匈牙利人民反共抗俄的革命事件為例，據稱：匈人在去年十月以前，早已提出爭取自由的要求，十月事件的爆發就是這種爭取自由的呼聲在一定時間內轉變為行動的表現。中共這次“整風”，目的在表演偽裝民主，但久蓄在人民心坎中的不滿情緒，必然在中共這次偽裝的民主把戲中借機發泄，其勢將使中共無法遏制而成為反抗行動的導火線，儲安平的話，似已透露了這一端倪。（文內小標題是原有的）

（上接第二版）

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遮眼法。但這般知識份子，却老實不客氣乘機借此發泄，今日大陸上人民心坎中一團不可遏止的怒火，亦可以想見。

總之，儲安平還不失有良心有熱血的一個操觚者，我們要遙遙向之致意：那便是在中共極權統治之下，大家不能再做磕頭虫應聲虫，該挺起脊梁自力更生。過去要求“分一杯羹”的奴性觀念，而此將一掃而空，未來的中國，才会有真正民主的新局出現。至於報載曹聚仁的通訊，他在三度北行中居然又是曲筆頌聖，粉飾太平一番，而且說：“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就缺少一種到北京去看看中共的政治措施的勇氣……”在此我敢告訴他：羈身在北平的儲安平，尚且肯挺身起來說些真話，老兄何以竟又死命捧住了毛澤東周恩來——像過去捧蔣經國一樣，而缺少一種“冒死諍諫”的勇氣？誠使人太惑不解了！（文內小標題是原有的）

## 雅加達親蔣報紙就章伯鈞等發言污蔑中共統戰政策 並對右派野心分子說“政權要鬥爭才能獲得”

【本刊訊】雅加達親蔣漢文報紙“自由報”6月1日發表題為“中共整風聲中的尾巴黨派”的社論，誹謗中共統戰政策，並給右派野心分子打氣說，政權“不是哀鳴可以乞求的”，而是“要鬥爭才能獲得”。社論說：

當中共提出整風運動的時候，大陸尾巴黨派的政客們摸不着頭腦，立即隨聲附和，說：他們自己也要來舉行這種運動，因為他們的黨派里面，也存在着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十足的奴才姿態，令人齒冷。

不料，中共叫他們不要急，且先幫助中共整風。這樣一來，那些政客們更摸不着頭腦，不清楚中共的邀請是何用意。說是幫助，怎樣去幫助呢？難道世間竟有請他人去反對自己的嗎？這想法當然要除去。

有的人猜想，中共不過是虛應故事，並非真是要他人批評他們，聞聞善言，借此改善自己。共產黨人是十分有自信心的，向來是專橫的，那里有这样的虛懷？章伯鈞（農工民主黨主持人）在中共統戰部召集的座談會里開頭便說：“過去對統戰部提意見不止一次，但都沒有下文。”他希望該部將去年所提的意見檢查一下，並個別訪問一下民主黨派的成員，“這樣還可以談出一些東西來”，“單靠開會提意見，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他還責中共中央，對統戰問題重視不夠，無論從理論上，政策上，貫徹執行上和宣傳教育上說。章氏這些話已將統戰部的真相渾含地全盤地說出來。但他恐怕外間人不能夠深切了解他的話，故又特別指出：黨外（即中共以外）人士在負責崗位上不能做到有職有權有責的根本原因，是“非（共）黨人士名義上雖說是擔任領導，而（中共的）黨組織却要負責，既然要負責，他們（中共）就不能不要權”；他們既要權，那黨外人士便不能再有權了。

國民黨叛徒陳銘樞接着章氏再放一炮，要求“黨外人士在機關中參加對重大問題的討論”，希望“黨和非黨人士談交情，改變彼此間冷清清的状态。”由陳氏這番話，我們可以看出，中共不止凡事不和尾巴黨派政客們商量，且簡直睬也不睬他們。

又一民盟政客責“現在黨政領導管得太死，集中得太龐大，太笨重”；“結果出現了包辦代替，以黨代政，以行政代替業務的現象”。這就是說，行政大員也是傀儡，事務人員更是從仆；總是中共黨要們才是主人。

另一農工民主黨人也勸“中共要讓他人來分挑建設社會主義的担子，不應把這担子單獨挑在自己的一黨身上，否則黨外人士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作客思想。”“消極的不會轉變為積極，積極的不會轉變為更積極。”那末，何不加入共產黨，直捷了當？大概加不進去罷？

所以，另一個國民黨小叛徒却主張要更積極，不管中共怎樣：“加強對群眾的聯繫，收集他們對共產黨和政府的意見和批評，反映給共黨組織”。這就是說，“民革”的成員要加緊做中共的間諜。這正是中共所以要各尾巴黨派幫助他們整風的主要目的，要它們一方面把小事情批評中共，另一方面傳達中共的聖旨和轉呈人民的心情，做兩方的橋梁。

總上觀之，這班尾巴黨派政客們不外中共面前撒嬌哀鳴，希望中共多給一點權力與他們的黨，並不是為今天的人民解除痛苦，更不是為人民爭取自由或民權。這企圖是一種妄想，無異“與虎謀皮”。雖然他們在中共造亂時，曾立過“為虎作倀”之功，和在中共秉政時，也有“搖旗吶喊”之績，然中共人早已自命“天下是我們打出來的”，並罵各尾巴政客今已坐享其成，雖無權，也有位，总算有一碗飯吃，難道還想得陇望蜀嗎？

而且，政權是要鬥爭才能獲得的，不是哀鳴可以乞來的。這班政客們各自結合一小撮同類，挂一塊什麼黨的爛招牌，既無武力，又無民眾，一一民眾實在厭惡他們極了，因為看見他們只是為虎作倀，一一凭什么去和中共爭權？而中共又怕他們什麼，要給他們多一點權力？還是依照上述的那個國民黨小叛徒的建議，好好地給中共做間諜罷，也許中共念其微勞，會多少延長和他們“共存”的期限。

然世間也有很天真的人，竟會多少相信，經各尾巴黨大“鳴”大“放”之後，也許將來可能由中共一黨專政的極權政治，逐漸轉變為多黨的真正民主政治，此無以名之，名之曰痴人說夢耳。

（上接第四版）

【路透社華盛頓16日電】華盛頓今天繼續有更多的人主張“從長遠觀點，仔細研究”蘇聯關於停止核試驗二、三年和建立國際監督站來保證監督的建議。

對於蘇聯代表佐林在倫敦裁軍會談中提出的這個建議還沒有官方評論。但是在整個周末國務院官員都在對這個建議進行最認真的考慮。

無疑地，當史塔生本人在上星期早些時候從華盛頓返回倫敦，準備代表美國建議實驗性地停止試驗十個月到一年的時候，佐林的建議使得美國感到震驚。

華盛頓現在承認，佐林的建議已經使得美國無法得到它打算用試驗性停止一年的主張奪得的主動權。據了解美國官員將仔細考慮重新取得主動權的辦法。

官員們說，對蘇聯建議進行的仔細研究並不表示美國同意。恰恰相反，專家們一直在不厭其煩地指出它的缺陷。

華盛頓非官方方面指出，停止核試驗二、三年可能是一個障礙，就是它將使得美國不能繼續完成所謂最後的武器——五千英里洲際彈道導彈。

## 福斯特：“对于美共代表大会的不同的估计”

【本刊讯】纽约“工人日报”6月12日刊载威廉·福斯特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对于美共代表大会的不同的估计”。

文章说，阿兰·马克斯（美国“工人日报”编辑主任——编者注）在6月4日的“工人日报”曾表示他极不同意许多共产党刊物——“真理报”、“人道报”、“世界新闻”、“国际事务”以及若干拉丁美洲报纸——的意见，因为这些报纸在评论和分析中强调了修正主义在最近的美共代表大会中遭到的失败，并且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失败上。马克斯声称，它们这样做是错了，没有了解代表大会的真正意义。

但是事实证明，错误的是马克斯自己。

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虽然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一般说是一次富有建设性的大会。大会取得许多主要的成就，其中之一是它严厉地批判了党过去狭隘而教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和它对待其它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无批判的态度。大会指出许多其它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并且警告提防党内的右倾危险等。它强烈地反对了党的官僚主义，并且草拟了一项正确的群众工作计划。

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假如大会同时没有使党内的强烈的修正主义企图遭到严重挫折，那么这些成就原会是微不足道的。党内曾有人企图改变共产党的性质，阉割它的基本理论，削弱它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破坏它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因此，马克斯所不满的那些共产党刊物特别提出下列主要事实加以强调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正确的：大会拒绝了修正主义也拒绝了教条主义，特别拒绝了关于成立政治行动协会的建议，赞成共产党继续存在和加强建党工作；它拒绝了错误理论，正确地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它强烈地宣布拥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它不断地攻击侵略性的美帝国主义及其统治世界的野心。因此大会拯救了和加强了美国共产主义的精神和组织。马克斯的文章的缺点就是轻易地抹煞了这种基本发展。

如果马克斯所不同意的这些共产党刊物不曾具体地强调大会的这种决议——例如要求在学习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时少用教条主义的方法的决议，要求对其他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更具有批判性态度的决议，以及要求全力对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决议，那显然不是由于它们低估了这些成就的价值，而是由于它们不认为这些成就特别是美国的，不认为它们是美共代表大会特有的。相反地，目前在所有的共产党中，不管这些共产党是否掌握政权，都在不同程度上可以看到这种类似的建设性的发展，作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惊人的过火行为和弊端的普遍的反应——虽然我们有些同志似乎错误地认为，这种重大的改革主要是起源于美国的。

伊莫伊耶夫（在1957年3月号“国际事务”上）说得对：“在克服过去的教条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的同时，西方国家共产党（包括美共在内）在有力地反对修正主义和取消主义的倾向。”

不过，就美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而论，不同之处在于：在这个总的方面，它没有像例如最近召开的英国和加拿大共产党代表大会所作的那样彻底，在这些代表大会上，修正主义被以压倒多数击败了。

## 南“战斗报”和“政治报”载文纪念季米特洛夫

【南斯拉夫通讯社贝尔格莱德18日电】明天的“战斗报”和“政治报”刊载了季米特洛夫诞生七十五周年纪念的文章，它们在文章中写到这里这位伟大革命家的人格和生活，叙述了他在世界进步力量反对法西斯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战斗报”写道，季米特洛夫毕生致力于最伟大的理想，他是保加利亚人民最伟大的儿子之一，是胸怀广阔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人，是现代的一个政治家，是一位战略家，是国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中一位巨人。季米特洛夫很幸运地天分很高，具有智力上的和体质上的能力，他的名字和工作同他生前发生的每一次历史转折点是联系在一起的。对千千万万法西斯监狱和进行抵抗的斗士来说，季米特洛夫是道德标准的化身，是在阶级敌人面前保持勇气和立场的榜样。他在来比锡受审时的行为成为千古不朽的佳话。

季米特洛夫去世得太早了。这家报纸强调说，他在发生了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转折点的那些事情之前就去世了。

“政治报”强调说，季米特洛夫的人格和行动，特别是他在来比锡审判中的行为以及他对法西斯主义的坚决斗争已经成了许许多多争取社会主义的战士们的典范。该报着重谈到，他在南斯拉夫是人所熟知而且受爱戴的。一直想要并且争取同保加利亚人民的友谊的南斯拉夫人民非常高兴地欢迎季米特洛夫领导新保加利亚的消息。在季米特洛夫领导下保加利亚所发生的变革中，南斯拉夫曾看到了互相谅解，和睦、合作，友谊和联盟最好的保证。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在这许多年中，南斯拉夫对保加利亚友好的政策从来未改变过。

这家报纸强调说，季米特洛夫是争取保加利亚同南斯拉夫友好的战士之一。这种友谊的顶点就是签订了友好、合作和互助协定，只是在他逝世后这个协定才被废除了。

“政治报”最后说，南斯拉夫得到季米特洛夫逝世的消息曾完全沉浸在悲痛中，由于他的逝世，国际工人运动和保加利亚人民就丧失了一位可贵的战士和伟大的革命家。

## 岸信介携带一份关于日共情况的白皮书去美国

【美联社东京16日电】岸信介首相在16日离日本赴美，他将携带一份由政府的保安机关编纂的“关于日本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白皮书”到华盛顿去。

公共保安局今天说，这是一份三十页的文件，它提供目前日本共产党组织状况的全貌。它还揭露出，共产党的负责人员目前仍在设法决定是实行和平革命还是暴力革命。

这份文件的其他要点包括：

1、全部党员据估计约为四万五千人，这也就是说不到1950年人数的一半。

2、另外有三万五千人被列为积极同情者，因为他们经常向共产党捐赠款项并且经常积极地支持共产党。

3、党员有30%从事实业和自由企业；契约劳工占28%；从事农业、林业和海运业的工人占26%；被列为职员，政府雇员，学生和教员的党员各占6%到7%；不到3%是党的专职工作人员。二十岁到三十岁的人构成了党员的70%左右。

4、共产党共有5,715个小组，这是它的基本力量。这些小组由九十六个参加委员会的负责人员领导。这些小组有36%是建立在私人住宅中；26.1%在农村中；14.8%在车间和工商业机构中；6.3%在政府机关；5%在学校；2.5%在公共组织中；而有2.3%在共产党的各机关中。

5、党员中被选入政府机关的公务人员有888名，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就可从这一点衡量出来。这些人中包括选入国会众议院的议员二人；参议院议员二人；县会议员十四人；镇和村委员会委员八百六十三人；市长或村镇首长七人。

6、党的机关报“赤旗报”（日报）发行量是六万五千份；正式的月刊“前卫”发行量二万三千份。除了这两种报刊以外，共产党还出版大约二百种小册子和杂志。

7、共产党财政情况不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它方面的捐款。它每年的活动经费大约为四亿四千万日元（一百二十二万二千二百二十二美元）。它的开支包括“赤旗报”和其它刊物的经费一亿零二百万日元（二十八万三千三百三十三美元）；薪金五千四百万日元（十五万美元）；地方费用四千七百八十万日元（十三万二千七百七十八美元）；办公费和选举费用四千万日元（十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美元）。收入包括党费二百七十五万日元（七千六百三十八美元）；“赤旗报”和其它刊物收入九千七百万日元（二十九万六千四百四十四美元）；捐款一亿四千四百五十万日元（四十万零一千三百八十八美元），其中包括从对赤色中国贸易中得来的佣金以及友好的商业组织的捐款。

## 美国在裁军问题上陷于被动

### 力图削弱苏联新建议以挽回劣势

【美联社华盛顿17日电】许多高级美国官员星期一对俄国提出的新裁军建议的看法，比目前在伦敦讨论这个问题的西方外交家中间明显表示的看法要谨慎得多。

他们的态度是这样：苏联提出的以视察办法在两、三年内禁止核试验的计划仍然过于含混，西方没有理由因此感到真正高兴。他们隐约指出，在伦敦的西方人士发表的许多乐观主义，是故意用来鼓励俄国在裁军问题有关方面采取其他在接近西方的主张上更为重要得多的步骤。他们表示，这种表扬俄国“让步”战术，还将使苏联在谈判人员日后把这种思想拟订成协定时更难收回它的主张。

据说国务卿杜勒斯正在谨慎地注意着伦敦五国会谈的发展，他没有发表任何正式意见。杜勒斯同白宫保持着密切联系，以使同艾森豪威尔总统讨论重要的来往电报。

详细分析过苏联代表佐林上星期五提出的建议的负责官员们说，在这些建议被提出讨论以前，还需要问好多问题。

他们说，这些问题是：1、俄国是否同意在禁止试验的禁令生效的同时禁止所有原子核武器裂变物质的生产？他们说，禁止生产仍然是美国认为不可缺少的原则。2、苏联人认为应有什么样的视察去监督禁令的实施？由谁来组成国际监督小组？它们的职责是什么？苏联的否决是否能使它们的工作瘫痪？3、俄国人是否将提议分开处理试验问题，把它和全面的裁军问题分开？他们说，不管是否有相反方面的推测，美国政府的看法是：如要禁止试验，就必须同时采取其他裁军步骤，例如削减国防开支，裁减人员，减少生产常规军事武器和建立旨在防止偷袭的空中视察区。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内，有一派的看法是这样：俄国人正在发动一个全面的宣传运动，以迫使美国放弃以后的试验。理由是：莫斯科之所以要达到这个目的，是因为它认识到由于实行了这种禁止，它一定可以比美国政府得到多得多的东西。看样子，这是政府中少数派的看法，但是却很重要，它将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估计俄国的建议或在提出美国的让步时特别谨慎。

（下转第三版）



## 福斯特：“对于美共代表大会的不同的估计”

【本刊讯】纽约“工人日报”6月12日刊载威廉·福斯特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对于美共代表大会的不同的估计”。

文章说，阿兰·马克斯（美国“工人日报”编辑主任——编者注）在6月4日的“工人日报”曾表示他极不同意许多共产党刊物——“真理报”、“人道报”、“世界新闻”、“国际事务”以及若干拉丁美洲报纸——的意见，因为这些报纸在评论和分析中强调了修正主义在最近的美共代表大会中遭到的失败，并且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失败上。马克斯声称，它们这样做是错了，没有了解代表大会的真正意义。

但是事实证明，错误的是马克斯自己。

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虽然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一般说是一次富有建设性的大会。大会取得许多主要的成就，其中之一是它严厉地批判了党过去狭隘而教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和它对待其它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无批判的态度。大会指出许多其它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并且警告提防党内的右倾危险等。它强烈地反对了党的官僚主义，并且草拟了一项正确的群众工作计划。

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假如大会同时没有使党内的强烈的修正主义企图遭到严重挫折，那么这些成就原会是微不足道的。党内曾有人企图改变共产党的性质，阉割它的基本理论，削弱它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破坏它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因此，马克斯所不满的那些共产党刊物特别提出下列主要事实加以强调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正确的：大会拒绝了修正主义也拒绝了教条主义，特别拒绝了关于成立政治行动协会的建议，赞成共产党继续存在和加强建党工作；它拒绝了错误理论，正确地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它强烈地宣布拥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它不断地攻击侵略性的美帝国主义及其统治世界的野心。因此大会拯救了和加强了美国共产主义的精神和组织。马克斯的文章的缺点就是轻易地抹煞了这种基本发展。

如果马克斯所不同意的这些共产党刊物不曾具体地强调大会的这种决议——例如要求在学习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时少用教条主义的方法的决议，要求对其他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更具有批判性态度的决议，以及要求全力对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决议，那显然不是由于它们低估了这些成就的价值，而是由于它们不认为这些成就特别是美国的，不认为它们是美共代表大会特有的。相反地，目前在所有的共产党中，不管这些共产党是否掌握政权，都在不同程度上可以看到这种类似的建设性的发展，作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惊人的过火行为和弊端的普遍的反应——虽然我们有些同志似乎错误地认为，这种重大的改革主要是起源于美国的。

伊莫伊耶夫（在1957年3月号“国际事务”上）说得对：“在克服过去的教条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的同时，西方国家共产党（包括美共在内）在有力地反对修正主义和取消主义的倾向。”

不过，就美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而论，不同之处在于：在这个总的方面，它没有像例如最近召开的英国和加拿大共产党代表大会所作的那样彻底，在这些代表大会上，修正主义被以压倒多数击败了。

## 南“战斗报”和“政治报”载文纪念季米特洛夫

【南斯拉夫通讯社贝尔格莱德18日电】明天的“战斗报”和“政治报”刊载了季米特洛夫诞生七十五周年纪念的文章，它们在文章中写到这里这位伟大革命家的人格和生活，叙述了他在世界进步力量反对法西斯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战斗报”写道，季米特洛夫毕生致力于最伟大的理想，他是保加利亚人民最伟大的儿子之一，是胸怀广阔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人，是现代的一个政治家，是一位战略家，是国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中一位巨人。季米特洛夫很幸运地天分很高，具有智力上的和体质上的能力，他的名字和工作同他生前发生的每一次历史转折点是联系在一起的。对千千万万法西斯监狱和进行抵抗的斗士来说，季米特洛夫是道德标准的化身，是在阶级敌人面前保持勇气和立场的榜样。他在来比锡受审时的行为成为千古不朽的佳话。

季米特洛夫去世得太早了。这家报纸强调说，他在发生了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转折点的那些事情之前就去世了。

“政治报”强调说，季米特洛夫的人格和行动，特别是他在来比锡审判中的行为以及他对法西斯主义的坚决斗争已经成了许许多多争取社会主义的战士们的典范。该报着重谈到，他在南斯拉夫是人所熟知而且受爱戴的。一直想要并且争取同保加利亚人民的友谊的南斯拉夫人民非常高兴地欢迎季米特洛夫领导新保加利亚的消息。在季米特洛夫领导下保加利亚所发生的变革中，南斯拉夫曾看到了互相谅解，和睦、合作，友谊和联盟最好的保证。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在这许多年中，南斯拉夫对保加利亚友好的政策从来未改变过。

这家报纸强调说，季米特洛夫是争取保加利亚同南斯拉夫友好的战士之一。这种友谊的顶点就是签订了友好、合作和互助协定，只是在他逝世后这个协定才被废除了。

“政治报”最后说，南斯拉夫得到季米特洛夫逝世的消息曾完全沉浸在悲痛中，由于他的逝世，国际工人运动和保加利亚人民就丧失了一位可贵的战士和伟大的革命家。

## 岸信介携带一份关于日共情况的白皮书去美国

【美联社东京16日电】岸信介首相在16日离日本赴美，他将携带一份由政府的保安机关编纂的“关于日本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白皮书”到华盛顿去。

公共保安局今天说，这是一份三十页的文件，它提供目前日本共产党组织状况的全貌。它还揭露出，共产党的负责人员目前仍在设法决定是实行和平革命还是暴力革命。

这份文件的其他要点包括：

1、全部党员据估计约为四万五千人，这也就是说不到1950年人数的一半。

2、另外有三万五千人被列为积极同情者，因为他们经常向共产党捐赠款项并且经常积极地支持共产党。

3、党员有30%从事实业和自由企业；契约劳工占28%；从事农业、林业和海运业的工人占26%；被列为职员，政府雇员，学生和教员的党员各占6%到7%；不到3%是党的专职工作人员。二十岁到三十岁的人构成了党员的70%左右。

4、共产党共有5,715个小组，这是它的基本力量。这些小组由九十六个参加委员会的负责人员领导。这些小组有36%是建立在私人住宅中；26.1%在农村中；14.8%在车间和工商业机构中；6.3%在政府机关；5%在学校；2.5%在公共组织中；而有2.3%在共产党的各机关中。

5、党员中被选入政府机关的公务人员有888名，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就可从这一点衡量出来。这些人中包括选入国会众议院的议员二人；参议院议员二人；县议会议员十四人；镇和村委员会委员八百六十三人；市长或村镇首长七人。

6、党的机关报“赤旗报”（日报）发行量是六万五千份；正式的月刊“前卫”发行量二万三千份。除了这两种报刊以外，共产党还出版大约二百种小册子和杂志。

7、共产党财政情况不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它方面的捐款。它每年的活动经费大约为四亿四千万日元（一百二十二万二千二百二十二美元）。它的开支包括“赤旗报”和其它刊物的经费一亿零二百万日元（二十八万三千三百三十三美元）；薪金五千四百万日元（十五万美元）；地方费用四千七百八十万日元（十三万二千七百七十八美元）；办公费和选举费用四千万日元（十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美元）。收入包括党费二百七十五万日元（七千六百三十八美元）；“赤旗报”和其它刊物收入九千七百万日元（二十九万六千四百四十四美元）；捐款一亿四千四百五十万日元（四十万零一千三百八十八美元），其中包括从对赤色中国贸易中得来的佣金以及友好的商业组织的捐款。

## 美国在裁军问题上陷于被动

### 力图削弱苏联新建议以挽回劣势

【美联社华盛顿17日电】许多高级美国官员星期一对俄国提出的新裁军建议的看法，比目前在伦敦讨论这个问题的西方外交家中间明显表示的看法要谨慎得多。

他们的态度是这样：苏联提出的以视察办法在两、三年内禁止核试验的计划仍然过于含混，西方没有理由因此感到真正高兴。他们隐约指出，在伦敦的西方人士发表的许多乐观主义，是故意用来鼓励俄国在裁军问题有关方面采取其他在接近西方的主张上更为重要得多的步骤。他们表示，这种表扬俄国“让步”战术，还将使苏联在谈判人员日后把这种思想拟订成协定时更难收回它的主张。

据说国务卿杜勒斯正在谨慎地注意着伦敦五国会谈的发展，他没有发表任何正式意见。杜勒斯同白宫保持着密切接触，以使同艾森豪威尔总统讨论重要的来往电报。

详细分析过苏联代表佐林上星期五提出的建议的负责官员们说，在这些建议被提出讨论以前，还需要问好多问题。

他们说，这些问题是：1、俄国是否同意在禁止试验的禁令生效的同时禁止所有原子核武器裂变物质的生产？他们说，禁止生产仍然是美国认为不可缺少的原则。2、苏联人认为应有什么样的视察去监督禁令的实施？由谁来组成国际监督小组？它们的职责是什么？苏联的否决是否能使它们的工作瘫痪？3、俄国人是否将提议分开处理试验问题，把它和全面的裁军问题分开？他们说，不管是否有相反方面的推测，美国政府的看法是：如要禁止试验，就必须同时采取其他裁军步骤，例如削减国防开支，裁减人员，减少生产常规军事武器和建立旨在防止偷袭的空中视察区。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内，有一派的看法是这样：俄国人正在发动一个全面的宣传运动，以迫使美国放弃以后的试验。理由是：莫斯科之所以要达到这个目的，是因为它认识到由于实行了这种禁止，它一定可以比美国政府得到多得多的东西。看样子，这是政府中少数派的看法，但是却很重要，它将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估计俄国的建议或在提出美国的让步时特别谨慎。

（下转第三版）